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商界現形記 第十六回 小玩耍獨出頭錢 大排場發行鈔票

卻說當日牛楚公在小青青家請了一個雙台，次日又舉定了職員名目，體制卻還不錯，不過終有點不倫不類。譬如：名單上的王珊玉，叫做現任提調，荀子孝叫做房屋總理，算甚麼職業呢？其餘也可想而知了。聞言少敘。且說，牛楚公租了一所絕大的房屋，先把裝潢陳設備得齊齊整整，馬扁人掌了協理的名目，一切收支都在他手裡。但是這一番佈置，已花了二千多兩銀子，連忙說道：「攏總這幾個錢，這麼浪費怎好呢？」牛楚公道：「毋須慮得，這個排場顯出來，是有一股討死的主兒，拿錢來送給我們使哩。還有一層這個商部註冊，是萬萬少不了的。」馬扁人道：「註冊原不難事，倒是派委員下來驗看資本，拿甚麼來給他瞧呢？」牛楚公哈哈地大笑道：「笨伯，笨伯，你盡管兒做你的協理，我是會得佈置千妥萬當，不要你操一點兒心兒，多則半年，少則三月，還你商部裡注得明明白白。」正說時，只見杜筱岑寫了「仁實公司」四個大字，原是做招牌的用處。馬扁人、牛楚公極口贊譽道：「京裡的五大卷子也沒寫得足下這麼好！」（照應前文）杜筱岑道：「不是兄弟說句狂話，兄弟是寫天公先生的一路，現在時際是最時興的。若說五大卷子不過寫點格同罷了，終竟呆板，是直顯的館閣體呢，這種樣兒已算超超等的了，既不是大家斷非傳作，天公先生是大家氣派，豈可同日而語。」（一點不差，卻是杜筱岑口脛。兄弟若是落了天公先生的名款，不要說別人認不真，就是天公先生自己也斷乎認不真。）

馬扁人道：「這卻不是虛話，我端的信得過的，卻是極像的了。」杜筱岑愕然道：「協理也認得天公先生嗎？」扁人道：「你說的天公先生，不是姓尤名兒叫做士春的吗？」（原來就是此人，果然是同馬扁人最有密切關係人了。諸君還記得嗎？不妨上一卷書中想想。）筱岑道：「正是，正是。協理同天公先生是親戚呢？還是朋友？」扁人被筱岑這一問，卻問住了。說不得實話了，只得說是十年前同過事的。扁人道：「十年前天公先生還在外邊就館哩，他的歷史兄弟最熟，將來天公先生的年譜，少不得除了兄弟，沒人敢動筆的了。」（要算天公不色頭，如今年未四旬，正待大展奇才，挽救頹亡之局，杜筱岑卻已經在哪裡預備替天公辦身後事了。一笑。）「協理只消說一個年個出來，兄弟就算得出在哪裡同事了。」扁人道：「離這剛剛十五個年頭了。」筱岑揷指一算道：「那時際恰在正阿中丞那邊辦奏折，協理也在阿中丞幕裡了？」扁人把手一拍道：「一點不錯，我在那裡辦內收支。分手之後，到京裡混了多年，如今此公在那裡你可知道？」筱岑道：「那末真真不湊巧哩，如今天公先生手裡錢也多了，做官又不高興。（名士不宜官）看看時局又憂煎得很，新舊交哄邪說橫流，只怕不要等到十年八年，必定有個大變象。因此天公先生說，第一要緊先要把國民的知識開通了。這個原該從學校上入手，無奈目下學校雖多，毫無益處。顯見得學校的害處，比較前兒的科舉，只怕不是十倍八倍的話頭呢。譬如：學校改良斷斷來不及，而且也沒有改良學校的權力。除此之外，唯有小說的魔力最很。其次是舞台上的活劇，最感動人心。於是天公先生集資十萬元，創辦一所小說社，這小說社的名字就叫……這個協理只怕在新聞廣告上見過了。」扁人道：「嗚，嗚，這個……小說社就是天公先生創辦的？怪道有個『天』字在上面。（隱隱約約妙不可言）如此說來，天公先生也在這裡？明兒須去拜他一拜。」筱岑道：「原說不湊巧，為因這小說仿著前兒《新小說》的格局，按期刊發的餘外警改良舊時的和編的譯的。不按期的也有。那按期的裡面，有種仿著日本《萬朝報》、《二六新報》的宗旨，做的恐怕……所以這裡是個發行所，編輯印刷都在日京。三天前天公先生帶了七、八位編輯員動身日京去了。」扁人聽了倒也罷了。省得在這兒有人仔細他底裡的人，其實方便了好多著呢。

筱岑又道：「協理昨兒說的最歡喜年紀大些的婊子，兄弟想起一個來了，只是貌不十分美，協理可要去見識見識？」扁人跳起來道：「好好，就去，就去。在哪裡？叫什麼名字？」筱岑正待說時，牛楚公道：「慢來，慢來。我老頭子在花世界上，也算得最熟悉的了。按著花世界全體而論，二百幾十家人家，一千三百多婊子。大大小小，好好壞壞，雖不能通通認識，然而十之七八都明白在心上。我也替扁翁想過一回了，倒沒有想著合式的人材。你這無名後輩，難道倒想出來了嗎？你不過多玩了一門唱戲的什麼田月峰哩、白玉蘭哩。」（照應前文，一絲不亂的，是記事好身手）筱岑笑道：「董事只怕想不起這個人來哩。」楚公道：「敢是吉慶裡的扒牙齒謝韻芝嗎？」筱岑笑道：「不敢舉薦這這辣貨，而且身體也不乾淨，別的不要去說她，單是那毒蟲，彷彿繡球似的蠕蠕，然不曉得有多少，雖然不要緊，然而癢死了人也是討厭的。」楚公大笑道：「老弟你光景身歷其境的了，不然哪裡知道這許多，還說癢死了人呢？我聽人家說，這門的東西，北方女子最盛的十有八九，那個田月峰哩、白玉蘭哩，不是北地燕支嗎？只怕也未能免俗。」扁人聽他講話只是擺著頭，吃吃乾笑，筱岑道：「頭先起果然有的，如今兄弟發明了一個方法，使得這些東西無容身之地，不到三天就此死無噍類了。」楚公詫異道：「這是富貴不斷頭的種類，怎樣收拾得乾淨呢？」扁人道：「只消三文錢就可以鏟除絕淨了。」楚公道：「不濟事，不濟。」（不愧為老識）筱岑笑道：「卻是孫吳戰策上胎化下來的，猶如殺賊，必先殺其巢穴，絕其根據，然後可以不致死灰復燃，因此叫剃頭的來剃得光光滑滑，不是董事跟前沒規矩，說句放肆的話，猶如董事嘴上鬍鬚一齊剃掉，使得他返老還童。於是乎一般聚族而居的毒蟲失了根據，掀翻了巢穴，還不絕種嗎？」扁人拍手大笑，直笑得打滾，眼淚多笑出來了。楚公只叫著：「促狹鬼，罵得我好。」笑了一陣，扁人道：「到底在哪裡？我們就去，假如果然合式，馬上碰他幾場和喝幾台酒。」說猶未了，楚公直跳起來道：「在這裡了，一定不錯，一定不錯。就在眼睛前的人，怎地想不到，一定是公和裡的謝寓了。」筱岑笑道：「果然猜著。」扁人道：「這謝寓還合式嗎？」楚公道：「最合式的了，不過一句話先要說明，若是以貌取人，失之子羽。好在扁翁的眼界是很原諒人的，（明明是說眼界不高，這麼說來，何等圓融，得乎化工矣。）此人很可以做得，原是好人家出身，沒有一點青樓習氣。」扁人道：「楚翁一定備細此人的底細了，請教，請教。」

楚公道：「咳，說起來也覺可憐，一個人所以要做得正，切不可存一點壞心術。（足下心術卻不壞嗎？）這謝寓原不姓謝，真姓名也不要說他，存點忠厚吧。他的老子二十年前也是赫赫的，頭先是做醫生的，說是外科，本領一點沒有，哪個去請教他呢？於是帶着幾種丸藥。只有一種壯陽丸卻很靈的，所以很有人去買。那一天有個家丁模樣的去買了一丸，試了一試，果然靈驗。於是時常去買，買了幾回，不是老主顧了嗎？因此搭訕起來。豈知這人卻是衙門裡的大爺，那老爺最信任的。謝寓的老子連忙恭維起來。這個還說買這丸藥，並不是自己用的，把老爺纏死了。謝寓的老子問是哪兩位，這個人道：『說不得。』謝寓的老子知是奇聞了，便取了十九雙料丸藥，說是送與老哥的。這人瞧是雙料的，要三兩銀子一丸，十九不是要三十兩嗎？據說十九雙料，他自己的資本還不要五錢銀子，怕不發了嗎？且說這人得了十九雙料丸，慢慢的買與主人，卻也不無小補，歡喜極了。便道：『你我知己，（得了一小便宜，便稱知己，說盡世人。）不妨告訴你，若說我們老爺用這丸藥，為因有二位徐娘的緣故。一位是老太爺的愛妾，當初老太爺在的時際，已有了話靶了。如今老太爺已死了十來年了，我們老爺更是肆無忌憚了，今年大約有三十七、八歲。一位是老爺的嫡親寡嫂，也有四旬年紀。這兩位比著狐狸精還厲害，我們太太為了這兩位活活的氣死的，也有五、六年了。所以續弦太太也不娶。這位姨太太本來也不娶的，只為遮遮別人的眼目，所以去年娶的，其實是備員而已。這是心腹之言，切不可說出來，做官的名聲要緊。這麼蔑理亂倫的典故，吃上司或是都老爺知道了，不方便的呀。』謝寓的老子得著了這把柄，卻極有作用，於是慢慢的要求這人引進。見了老爺，又源源的報效丸藥，須知這種老爺，既會乾這種事體的人，哪裡是正經的。吃謝寓的老子哄的知己起來，十分親熱。一日酒後，那老爺自己說出這兩位來，又極說丸藥力量好。謝寓的老子頭裡還是間接的把柄，如今更是直接的把柄了。於是要求出告示保護，又是登新聞廣告。人家賣淫藥是偷背的，恐怕官府禁止，並且賣淫藥是犯法的，按著老底子的律例，頂真起來還得軍罪哩。唯有他是當官賣淫藥，很發了幾多財。於是開了一座大大的藥鋪，他便捐起道銜來結交官場，濫嫖濫賭。便借了藥鋪的牌子一倒倒了三十多萬。不到十年把倒來的錢，真所為悖入悖出，使得精光大吉。如今兒女落了這個地位，頭裡叫什麼花笑紅，嫁了

人不多幾時，又出來在姓謝的院子裡做了兩三年。如今自立門戶，牌子上就改了這個『梁溪謝寓』。如今坐在堂屋裡的那個有兩撇小鬍子，就是他的老子。不信停兒去時，包管他喊一聲：『客人上來』呢。好在這謝寓很通文理，談談說說最有趣味。

這一套話說得馬扁人心花怒放，扯了牛杜二人立刻跑到公和裡謝寓那裡去。謝寓見是牛大人同來的，而且又是杜大少一淘的，知是決非無名小卒。又被筱岑吹了一陣什麼道台哩、什麼公司的東家哩，又是現在組織的仁實公司的協理哩，將來馬大人歡喜起來，花幾千銀子一天，算什麼稀奇呢？謝寓連忙馬大人長，馬大人短，叫：「金銀嵌老三，去叫三碗蝦仁過橋面。」扁人連喊：「碰和碰和，拿請客票，拿請客票。」老三連忙端上硯田，杜筱岑搶來就寫，（活現群活現）嘴裡連說：「請誰，請誰？」扁人道：「少鶴，少鶴。」筱岑便寫：群玉坊謝青雲房，飛請陳大少爺。其時已開火了，直等兩個鐘頭光景，陳少鶴同著周子言週三，克坦齋克大人一起來了。扁人非常歡喜道：「二位倒一起了，已有六位了，再請二個朋友來，碰雙場和罷。」便對筱岑道：「我卻沒主意了，你給我想想請誰？」克坦齋克大人接過來道：「扁翁同住過棧房的良翁心徵君認識嗎？兄弟本約他棧裡去的。如今既是要碰和，不能去了。索性請他來，他碰和也極高興的。」扁人道：「咦？華良心，老哥同他知己嗎？日子正快，兄弟從商務旅館搬到公司去不覺一個月了。再得一個月，公司也開市了。商界上放一道五色繽紛的異彩了。」（補筆妙甚）

坦齋道：「良心從前在家兄幕裡五六年哩，如今家兄又放了巡撫哩，所以打電報來叫兄弟親自到無錫請他。一打聽倒在這兒，因此便宜了，兄弟不須到無錫跑一趟了。良心這人真真糟了，倒說不答應，那末磋磨了好幾天。稍微有點眉目了，又是那個雙姐不肯，又僵了。今兒還得商量哩，能得把這雙姐勸的肯了，那末成功了。兄弟著實為難。若是不同了良心去，家兄一定要罵兄弟不會辦事。我們家的規矩，阿弟見了可瘦，同老子娘一般的。」（此非言之過甚，且把紅樓夢一看便知）杜筱岑搖著頭道：「華良心好大架子，撫台請他還不高興？假如我是求之不得哩，若說筆墨未嘗吃不住，至於楷法眼見得良心不如我。我托月峰去謀一個事體，光景督撫衙門是起碼了。」別人卻沒留意，不知他噤咕些甚麼。謝寓卻聽得明白，不禁嫣然一笑。筱岑道：「笑什麼？不是亂話呀！」扁人道：「很好，寫一張商務旅館九號官房，請華良心華大老爺。再寫一張七馬路風藤公司，請劉夢九劉大人。假如出去了，送到人德衛衛三小姐那裡去。」筱岑依著一揮而就。謝寓笑道：「果然寫得又好又快。」

於是克坦齋、牛楚公、陳少鶴、周子言，四人先碰一桌，說明不用抽頭錢，扁人先檢了四張十元的鈔票給了謝寓。謝寓道：「馬大人要不了這許多呀！」扁人道：「我是不依規矩的，這裡原是做定十二塊錢一場和，我是同別人不同的，身分大了，應當多花幾個。」筱岑瞞著謝寓道：「如何？我今薦了馬大人來做你，你拿些什麼來謝我呢？」謝寓笑道：「我心上感激你就是了。」老三笑道：「杜大少耐等來浪，還耐窩心阿好。」筱岑扯了老三的手笑道：「金銀嵌可得做件袍子穿穿嗎？」老三道：「耐個杜大少末，要說說嚙消頭哉。啥介金銀嵌來做袍子穿穿介，佢嚙撥該號綽號介。」筱岑笑道：「不是金銀嵌，我知道，紫羔皮是有點點的。」老三橫著眼道：「阿是耐看見介。」說得眾人拍手大笑起來，扁人更是笑得打跌。須臾劉夢九到來。對謝寓一看道：「馬大嫂子，恭喜、恭喜。」謝寓道：「怎的替我改起姓來了？」夢九笑道：「你自己去想罷！」謝寓一時省悟過來道：「別瞎說，馬大人今兒坎坎第一次來哩，我也沒這福分呀！」忽聽得高喊一聲：「客人上來。」扁人悄悄的和筱岑道：「這聲一定是他老子了？」筱岑點了點頭。

這兒來的卻是華良心。扁人忙迎道：「良翁多天不會了，今兒卻很早？」良心笑道：「扁翁呼召，不敢不到。又是坦哥在座，老實說癮卻沒有過哩。」扁人忙叫謝寓要極老的煙槍，頂好的膏子，良心道：「煙我自己有，槍不知有靈的嗎？若是沒有，差人到棧裡去拿。」謝寓忙道：「有、有、有、有，若是不怕骯髒時，裡間我抽的那裡去抽。」良心道：「更好了，你也有癮的，一定有好槍的。」扁人方知謝寓抽煙的。便道：「更合式了，我一定別處不去了，只在這裡玩玩罷。」謝寓道：「華大少，請過癮。可要我代碰和？」良心道：「很好，省得忙忙的抽得不舒服。」說著取出一卷鈔票來，給謝寓做本錢。謝寓道：「這裡多少呢？」良心笑道：「倒沒數，隨便取了些些。」（淘氣）老三心思想上道：「今番不得了，陳大少、杜大少，我願想釣的。還沒主意釣陳的好呢？杜的好？如今這華大少更漂亮了，氣派又開闊。」一回兒扁人、筱岑、夢九、謝寓，扳位入局，碰的五十塊二四。老三看他們碰和了，便溜到後房來替良心裝煙。良心原是雙姐裝慣的，且又不很裝得齊集，弄了一回，坎坎呼了一口煙。老三卻是裝得十分好的，便非常歡喜，接連呼五七口，興致大來。老三放出千百樣的風騷，沒數的挑逗。豈知華良心自從得了雙姐之後，這種事情卻很不在心上的了。老三再弄得沒了主意，不知道良心究竟有意也沒意。這個當兒，忽聽得謝寓大聲叫道：「不得了輸光哉，華大少快點自己來罷。」良心道：「再抽兩口了來，輸完了再添本錢。」老三道：「佢先生會翻一副翻本格，耐盡管過癮未哉，麻雀倒灶，一副逃梢，阿是。」良心道：「這裡是馬大人的相好，我不好叫你們姑娘一直代去，馬大人心上可要不舒嗎？」於是連抽兩口，便去碰和了。老三卻呆了好一回，沒精沒彩的來到碰和台上瞎巴結。一時碰和已畢，扁人又擺個雙台，直鬧到差不多天亮才散。眾人已散。謝寓把扁人留下，從此以後，馬扁人就在謝寓這邊做了起居注。所以朱梅生、林幼竹那天有見直的改了馬公館的這句話。（照應前文）

有話即長，無話便短。光陰苒苒，不覺已是初冬時候，仁實公司又興出一個新方法來。大凡富人有了銀錢，就可以成千整百的放在錢鋪裡去，或是銀行家去生利錢。於是越弄越多了，可惜一般窮人沒有整數兒的資本。常言道：食在口邊，錢在手裡。終要吃掉使掉了才罷。如今濟貧貧民起見，哪怕一個銅元，一角小銀元，都可送到公司中代為存貯，按月結髮二分錢利息。譬如：一個銅元長存三年，利上加利，到期便可以加倍，直有對本對利的好處。你想許多窮苦之人，聽到這麼著厚利，而且不論多少終可存放生息，於是乎大家去存放一角、兩角、三元、四元的都有。到底拿幾個銅元去存放的卻沒有哩，還有貪小便宜的人，為因公司中利息較尋常加厚，於是都去存放。並且知道這公司著實可靠，資本充足，誰也想不到是滑的。

開張第一個月，馬扁人一算，暗暗叫聲詫異，哪裡想得到存款有如此之多，就是貧戶裡頭差不多也有五、六千兩銀子。正是眾擎易舉，集腋成裘了。貧戶且有這許多，富戶裡頭至少也得一百倍呢。這時節祁茂承也在那裡開張了總公司，自然也是仁實兩字做招牌了。居然也仿著銀行款式發行鈔票，寫信給馬扁人，也開議鈔票之事。牛楚公道：「這個恐怕不行，我這裡是公司，並非銀行。且看上邊祁總理髮行鈔票市上通用，我們跟著他，假如不行再做道理。」過了幾天，祁茂承發行的鈔票果然不行。牛楚公道：「如何？我說不行的。」豈卻又過了幾天，茂承來信說：「鈔票現已通行，利息最好，這邊須得照辦。」扁人自然又同楚公商量。楚公道：「祁茂承那邊既已通行，我這裡自然照辦。」於是把股東及有職事人員，就是這一般：

胡君	須德
尤君	心三
金君	子青
謝君	一山
蕭君	伍桂
蕭君	和貴
張君	莫君
張君	宛君
苟君	子孝
王君	珊玉
陸君	叔六
杜君	筱岑
黃君	鴻承

蕭君	連生
龍君	長勝
伍君	芝弼
劉君	夢九
克君	坦齋
錢君	欽三
王君	幼香
陳君	少鶴
趙君	勤夫
張君	益丹
徐君	琴史

共是二十四人二十四分帖子由

總董	牛楚公
總理	祁茂承
協理	馬扁人